

缪钺全集

第一卷（下）

冰茧庵读史存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

繆钺全集

第一卷（下）

冰莹庵读史存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缪钺全集. 第1卷, 冰茧庵读史存稿 / 缪钺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7

ISBN 7-5434-5422-X

I. 缪... II. 缪... III. ① 缪钺-全集 ② 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210 号

总 目

- 第一卷 冰茧庵读史存稿
- 第二卷 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
- 第三卷 冰茧庵词说
- 第四卷 《三国志》与陈寿研究
- 第五卷 杜牧研究
- 第六卷 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
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
- 第七卷 冰茧庵序跋随笔
冰茧庵札记
- 第八卷 冰茧庵诗词稿

第一卷 目录

通贯古今 回翔文史·····	(1)
——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代前言)	

冰茧庵读史存稿

典籍述略·····	(3)
论荀学·····	(41)
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	(47)
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	(54)
《吕氏春秋》撰著考 ·····	(60)
《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 ·····	(79)
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88)
研究三国史的重要意义·····	(95)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100)
王粲行年考·····	(107)
论政治家诸葛亮·····	(117)
——诸葛亮与王安石之比较	
清谈与魏晋政治·····	(126)
何晏王弼事辑·····	(149)
《晋书·潘岳传》疏证·····	(163)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	(168)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	(177)
人生可贵是真情·····	(181)
——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札记	
关于西晋的户调式·····	(187)

关于《崩溃时的迷惘与重建中的困惑》	(192)
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区问题	(194)
南朝汉人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206)
南北朝之物价	(210)
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	(257)
北朝之鲜卑语	(264)
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	(288)
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303)
《巴蜀文化初论》商榷	(318)
《仇池国志》审查报告	(329)
六朝人之言谈	(331)
颜之推评传	(338)
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	(352)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360)
陈子昂与武则天	(366)
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386)
用“通古今之变”的眼光研究唐史	(398)
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	(406)
读《二程全书》	(411)
读《靖康稗史笺证》	(419)
宋代文化浅议	(424)
史达祖评传	(434)
李治李治释疑	(448)
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二十年纪念	(451)
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	(455)
颜延之年谱	(458)
鲍明远年谱	(487)
魏收年谱	(500)
颜之推年谱	(541)
元遗山年谱汇纂	(560)
本卷编校后记	(674)

六朝人之言谈

语言与文字，皆为人类表达情思之具。惟文字著诸竹帛，可传久远；语言播诸口耳，时过即逝。故吾人生千百载后，仍可于简册中明悉以前各时代文辞之风格体制；至于古人语言情况如何，则不可详知。然苟取故书雅记，细心钩稽，某一时代言谈特殊之情况，或犹可略窥一二也。

余曩作《周代之雅言》一文（载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说明周代在春秋以前，虽侯国甚多，而所谓诸夏者，皆渐渍于一种共同之文化，故其时言语，于各地方言之外，尚有一种普通话，以宗周丰镐之音为准，当时谓之“雅言”，如今人所谓“官话”或“国语”，绝国殊乡之人，藉以通情达意。受教育之贵族，皆能操雅言。孔子鲁人，平日言谈或用鲁语，而读《诗》、《书》及执礼之时，必用雅言。故《论语》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春秋之际，国交频繁，当时士大夫不但能操雅言，且深于诗教，朝聘会盟之际，辞令之美，为后世所艳称。至于时人写诸简册，则多本雅言，如今人作白话文必用国语，取其易于共晓也。降及战国，各国疆域既广，如齐，如楚，如秦，如三晋，皆自成一文化中心，“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虽学者亦不必尽能操雅音，故许行以南蛮鴆舌之语为孟子所讥。诸子著书，时杂方言，而除《墨子》外，大体仍奉雅言为准。下逮秦汉，疆土骤辟，造成一大帝国，各地方言，益繁复变化，须有一种超时空而较有固定性之文字，以维系此纵横万里之大邦。而自周代以来相传之雅言，适足应此需要，故秦汉人撰书行文，仍大致承用周代之雅言，其后语言随时更易，而此著诸竹帛之文辞，则变动性较小，即后世所谓文言也。

秦汉两代语言之情形如何，不可详考。李斯相秦，规模宏远，初

兼天下，即同书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并自作《仓颉篇》以树准的。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许慎《说文解字·序》）秦汉两代，对于周文字之事，均极郑重，而正语言之制，阙焉无闻。或无此制，或虽有而史籍漏书，均不可知。

东汉之季，渐重言谈；郭泰善谈论，美音制；符融幅巾奋襖，谈辞如云；孔伉清谈高论，嘘枯吹生。降及魏晋，清谈大兴。“正始之音”，艳称江左；宋齐梁陈，承其遗风，故六朝三百年间，士大夫重言谈，尚辞令，春秋之后，罕有其匹。当时人言谈之情况，尚有可以考见崖略者，兹分语音、声调、辞令诸端论之。

先论语音。史籍记述六朝人言谈，常有“楚”、“夏”等称。《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宋书》庾悦等传末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南史·刘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南史·儒林·沈峻传》记陆倕与徐勉书曰：“《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所谓“夏”者，谓雅正之音，所谓“楚”者，其初义殆指淮北一带之土语。王敦，琅邪临沂人，宋高祖刘裕及刘道怜，其先乃彭城人，故史籍称诸人所操土语为“楚”。其后则以楚为一切方言土语之代表。如《南史·沈峻传》所谓“音革楚夏”，“楚”与“夏”对举，即土语与雅言之义，非必专指淮北之方言矣。此亦正如今人言“俚”，其初义本谓鲁豫方言，后则凡语音不正，远于官话者，均可谓之“俚”矣。当时语音，极重雅正，故“言音甚楚”者为人所鄙。孙详、蒋显虽绩学，然因语音不正，故学徒不至。非但南朝如此，北朝亦极重语音之雅正。魏李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使梁时，梁武帝问其宗门多少，答曰：“萨四十家。”使还，孙腾谓曰：“何意为吴儿所笑！”（《北史·儒林·李业兴传》）杨愔每称叹裴谡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北史·裴谡之传》）刘昶音杂夷夏，诸王每侮弄之。（《北史·刘昶传》）皆其证也。

当时所谓“夏”，究以何地之音为标准乎？《颜氏家训·音辞》篇

云：“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榘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钁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观颜氏所述，知北朝语言折中洛下，南朝语言取则金陵，盖均以京都为准，亦如西周以丰镐之音为雅言也。颜之推生六朝末季，其时南北分立已二百馀年，故金陵、洛下，兼称并举，实则金陵之音，亦原于洛下，大江以南，本操吴语，永嘉之末，洛下语音，随中朝衣冠之士南渡，渐于金陵植其基础，为南朝语音标准。张籍《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是其证也。南北两朝语音标准，其初虽同本洛下，然历年既久，“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亦多变化，南方之音，“清举而切诣”，北方之音，“沉浊而钁钝”，此其异也。

南朝又有所谓“僊音”者。《南史·胡谐之传》云：“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僊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僊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僊音”殆亦一种方言。“僊音不正”，则不能联姻贵族，亦时人重视语音之一证。

江南方言，谓之吴语，虽亦非雅正之音，然有其特殊之地位，不与“楚”、“僊”诸土语同被鄙视。盖永嘉丧乱，元帝君臣自中原渡江，与江南土著之吴人有客主之势，所谓“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元帝谓顾荣语，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欲基业稳固，不得不结欢吴人。史称元帝初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馀，士庶莫有至者。王导劝帝宾礼故者，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帝乃躬造贺循、顾荣（《晋书·王导传》）。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亦请婚于陆玩（《晋书·陆玩传》）。吴中才俊，虽多受晋帝尊礼，冠冕登朝，然吴人与中原人士之间，终不免隔阂。《晋书·周勰传》云：“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南渡人士，或以中夏自矜，

吴人亦不服，呼中州人为“伧”（《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王导请婚于陆玩，玩拒之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晋书·陆玩传》）此皆吴人轻视中州人之证。故于语言，当时虽尊洛阳音为雅正之准，而吴人有故意保持其乡音，不肯舍己从人，以示兀傲者。《宋书·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吴语虽非雅正之音，然颇轻婉悦耳，不似他处方言之伧重，故州中人士，亦喜效之，《世说新语·排调》篇云：“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洵？’（注吴人以冷为洵）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王导之效吴语，或欲藉以结欢吴人，泯除界域，含有政治之作用，固不仅由于喜吴语之轻婉。然当时喜效吴音者，必不乏人，故至东晋之末，吴音已颇盛行。桓玄曾问羊孚曰：“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世说新语·言语》篇）“妖而浮”为吴语之特色，而洛阳音与之相较，则不免重浊，故顾恺之（无锡人）斥洛生咏为“老婢声”也。（《晋书·文苑·顾恺之传》：“或请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南朝宅京建康，沾染江南方音，去洛中旧音渐远，故北人颇轻视之。梁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入洛，与朝士宴饮，魏杨元慎讥之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虽复秦馀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杂言，不可变改。”庆之遇病，元慎自云能解，即日含水嚙庆之曰：“吴人之鬼，居住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洛阳伽蓝记》卷二）但北朝以异族入主之故，亦非尽宗华言。《隋书·经籍志》谓：“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魏为鲜卑族，其时鲜卑语盖甚盛行。魏孝文帝用夏变夷，始禁北语，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史·孝文纪》）《北史·咸阳王禧传》亦记其事曰：“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朕尝与李冲

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冲免冠陈谢。”孝文向慕华风，不为不切，故李冲进容媚之言，反蒙斥责。然北朝君臣，多属胡人，胡语之风，终难禁断。高欢本汉人，因受胡化，其兵士亦多鲜卑人，故欢申令三军，常用鲜卑语。（《北齐书·高昂传》）而当时汉人通胡语者，反可为富贵之资。《日知录》卷二十九云：“历考后《魏》、《北齐》二书，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能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珽以解鲜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颜氏家训·教子》篇曾记一事，亦可见当时风气。“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学鲜卑语以伏事公卿，此乃气节之辱，又不仅语音楚夏之辨，宜乎颜之推举以戒子也。

魏晋以来，音韵学兴，故六朝时人有不仅重语音之雅，且重读字之正确者。《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南北读音讹误者曰：“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戌，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又举时人读音之讹误者曰：“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常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颰段’。元帝答之云：‘颰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人，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故颜子推教子弟曰：“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一言讹替，以为己罪。”“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此对于读音之校正，更为谨严精密矣。

又因音韵学兴，人知双声叠韵，于是有好为双声语以见巧者，南北皆有其风。《南史·羊玄保传》谓玄保子戎，“少有才气，而轻薄少

行检，语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尝设斋，使戎布床。须臾王出，以床狭，乃自开床。戎曰：‘官家恨狭，更广八分。’王笑曰：‘卿岂唯善双声，乃辩士也。’文帝好与玄保棋，尝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沟清泚，铜池摇扬，既佳光景，当得剧棋。’《洛阳伽蓝记》卷五云：“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阙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郭冠军家。’元谦曰：‘此婢双声。’春风曰：‘伧奴慢骂。’元谦服婢之能。”

六朝人言谈，不但重语音之正，且重声调之美。《后汉书·郭泰传》已称泰“美音制”。魏晋以降，审美观念发达，于语言声调之美，益加讲求。《晋书·裴遐传》谓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冷然若琴瑟”，形容其语言有音乐之美。《南史·张敷传》谓敷“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说“念相闻”三字，可以余响久之不绝，必有一种特殊之声调，因其声调之美，故张氏后进慕之，遂成风气也。

六朝人言谈，一方面重语音之正、声调之美，一方面于辞令之修洁，亦极经意。此盖与清谈之风有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当时清谈之情形，谓殷浩为谢镇西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又谓支道林论《庄子·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又谓王长史宿构精理，往与支道林语，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又谓支道林与许、谢盛德，共集王家，支道林说《庄子·渔父》，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由所谓“辞条丰蔚”，“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及“叙致精丽，才藻奇拔”诸语，可见当时人清谈，非仅贵论理之精，而兼重修辞之美。既有“名理”，复有“奇藻”，其所言如何，虽无记载，以意揣之，殆与今日吾人之演说相似，绝非若吾人平日之闲谈，信口而道也。清谈于“才藻”之外，又贵简约，《晋书·乐广传》谓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普通人语言，易患繁复，以简约为贵，自必赖修炼工夫矣。

因清谈之风盛行，影响语言之美，故六朝人虽通常问对，不谈名理之时，亦多丽辞隽句。此种例证，《世说新语》、《晋书》、《南史》

中极多。《世说新语·言语》篇：“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南史·周颙传》谓颙“甚机辩，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诸偶句均颇精炼，此盖多据当时人口语之实录，非尽后世撰史者藻饰之词。六朝人言谈之美，于当时人文章之精丽，深有裨助也。

总之，六朝人言谈所重者，一为语音之雅正，二为辞句之修洁。《世说新语·品藻》篇云：“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荀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韶音令辞”四字，足表六朝人言谈之特点矣。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5月。）

颜之推评传

(公元 531—591 年后)

一 身世坎坷，博学多能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他的远祖颜含，于西晋末随琅邪王司马睿（即东晋元帝）南渡，在东晋初，官至侍中，封西平县侯，卒谥曰靖。当永嘉丧乱之际，“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按“百谱”盖“百家谱”之简称。）琅邪颜氏亦是所谓“百家”之一，属于侨姓高门。颜氏渡江后，居于建康（今南京）南之长干，所居巷名“颜家巷”，颜含以下七世茔墓皆在建康附近幕府山西（《观我生赋》自注）^①。

颜含六世孙（离本身数）见远是之推的祖父。他在南齐和帝时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梁武帝篡立，和帝被害，见远发愤不食而卒，梁武帝恨之。见远子颜协是之推之父。他博涉群书，工于草隶，感家门事义，不求闻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曾为湘东王萧绎国常侍。萧绎为荆州刺史，颜协为记室，以才学见重，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卒，年四十二，有《文集》二十卷（不传）。

颜之推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生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七岁即能诵《鲁灵光殿赋》。九岁丧父，由其兄之仪教养。年十二，随萧绎至江州刺史任所（在今江西九江）。萧绎讲《庄》、《老》，之推虽预门徒听讲，然不好虚谈，仍学习《礼》传，博览群书。太清元年（547年）萧绎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之推随至江陵。

① 颜氏墓葬，近来有一部分被发现。1958年，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市郊老虎山发掘晋墓四座，根据出土的墓志考证，是颜含仲子颜谦夫妇、季子颜约、孙颜琳之墓。（《南京老虎山晋墓》，载《考古》1959年第6期。）

梁武帝末年，收容东魏叛将侯景。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自寿阳（今安徽寿县）反，济江逼京师，次年（549年）三月，攻陷台城。五月，武帝卒，太子萧纲立，是为简文帝。这时萧绎自称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之推为湘东国右常侍（《北齐书》本传作“左常侍”，《观我生赋》自注作“右常侍”，今从自注），加镇西墨曹参军。这时之推十九岁，为人仕之始。

550年，萧绎命其子方诸为郢州刺史（治所江夏，今湖北武昌市），以之推掌管记。次年，551年，侯景兵攻陷郢州，之推被俘，例当见杀，赖其行台郎中王则救护，得免，因送建康。之推生于江陵，出仕藩国，这时第一次回到建康，瞻望祖居及茔墓。这年十月，侯景杀简文帝，自称帝，国号汉。

552年三月，萧绎遣将王僧辩平侯景，传其首于江陵。侯景之乱，使江南富庶地区呈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南史·侯景传》）的惨状。颜之推对此极为痛心，在其所作《观我生赋》中深致慨叹。这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建元承圣。之推还江陵，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时王僧辩将建康秘阁藏书八万卷送至江陵，萧绎命群臣周弘正等十余人校比整理之，颜之推校史部。

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西魏兵攻陷江陵，元帝被执遇害。江陵陷落前夕，元帝焚烧藏书十四万卷，之推极为痛心。《观我生赋》自注云：“北于（按“于”字疑“方”字之误）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

江陵沦陷后，梁朝士民多被俘虏。西魏大将军李穆重视颜之推，荐往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为其兄李远掌书翰。之推北行之时，盖颇艰苦，“时患脚气”，“官给疲驴瘦马”（《观我生赋》自注）。是年之推二十四岁。之推兄之仪亦被迁于长安。

556年，即是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颜之推听说北齐遣返梁臣之留滞北方者，于是冒砥柱之险，乘船携带妻子奔赴北齐，希望藉以返回梁朝，途中作《自周入齐夜度砥柱》诗。次年（557年），陈霸先篡梁，之推的希望破灭。

此后之推即留在北齐为官。文宣帝任命他为奉朝请，侍从左右。

后来曾从文宣帝北巡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至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帝将命为中书舍人，因为之推在营外饮酒，耽误了接敕书，任命遂作罢。武成帝河清末年（564—565年），之推为赵州功曹参军（赵州治所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齐后主高纬立，颇好文艺，天统二年（566年），调之推与萧恽至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

武平三年（572年），祖珽为左仆射，采纳阳休之、颜之推的建议，奏立文林馆，又奏撰《御览》。之推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与李德林同主持文林馆事，并主编《御览》，寻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再迁黄门侍郎。

建立文林馆，编纂《御览》，虽然是文化事业，而实际上却很有政治意义。在北齐朝廷中，鲜卑贵族掌权，轻侮汉人，呼为“狗汉”。汉族士大夫与鲜卑贵族争衡，总是失败。^① 范阳祖珽，字孝征，是汉族高门，他执政时重用颜之推等，建立文林馆，就是要聚集汉族士大夫而培养其势力以与鲜卑贵族抗衡。文林馆不取“耆旧贵人”（指鲜卑贵族），而延揽汉人中才学知名之士。当时祖珽、阳休之总领馆事，入馆待诏者，如颜之推、李德林、王邵、魏澹、薛道衡、卢思道、萧恽、封孝琰、崔季舒、刘逖、辛德源、陆开明等五十余人，大都是一时之选。

文林馆的工作就是编纂《御览》。《御览》是一种类书，分门别类，抄集资料，以便于皇帝阅览。魏文帝曹丕曾命诸儒撰集《皇览》，是为类书之始。南北朝晚期，编纂类书之风颇盛。梁武帝曾命刘杳编纂《寿光书苑》二百卷，后来，又敕徐勉主编《华林遍略》七百卷（或作六百二十卷）。此书于东魏时传至北方求售，高澄命人抄录一部。北齐编纂《御览》，即是以《华林遍略》为蓝本。武平三年二月开始，八月完成，颜之推尽力甚多。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北齐书》本传）全书共三百六十卷，最初取名《玄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最后祖珽定名为《修文殿御览》，并作表奏上之。此书至南宋时犹存，后遂

① 参看拙著《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收入《读史存稿》中，三联书店1963年版，后两次重印。

残缺，以至亡佚。

在北齐政权中，鲜卑贵族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祖珽一度执政，想扶持汉族士大夫的势力，澄清政治，制裁权贵，因此受到鲜卑贵族的嫉视。颜之推鄙视鲜卑贵族，不肯像某些北齐士大夫教儿学鲜卑语以伏事公卿（《家训·教子》），文林馆建立后，为祖珽所重用，所以也受到鲜卑贵族的嫉视。《观我生赋》自注说：“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痛。”武平四年（573年）四、五月间，祖珽被谗，贬黜为北徐州刺史（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后主的亲信韩凤等仍然嫉恨祖珽所联系的许多汉族士大夫。这年十月，崔季舒、张雕虎等六人联名上书谏后主幸晋阳，韩凤等诬以谋反的罪名而杀害之。这时颜之推请假在家，没有连署，才幸免于难。

576年冬，北周伐齐，齐师大败。次年577年，后主禅位于太子高恒。颜之推劝后主于不得已时，取青、徐路，南投陈朝。后主犹豫，以之推为平原太守（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令守河津，预为奔陈之计。丞相高阿那肱阻之，羁留后主。周兵追至，后主被俘，北齐灭亡。颜之推与阳休之、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等十余人被征召至长安。时之推四十六岁。

颜之推入周后为御史上士。581年，杨坚代周，国号隋，是为隋文帝，建元开皇。太子杨勇召之推为学士，甚见推重。

颜之推于开皇二年（582年）上书，请依梁国旧事，考订雅乐。文帝不从。其后，之推又曾参加关于张宾新历的讨论。

在开皇年间，之推奉敕与魏澹、辛德源更撰《魏书》，改变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统的做法，而以西魏为正统，成书九十二卷，不传。颜之推精于音韵之学，曾与陆法言等讨论音韵。陆法言《切韵序》记其事云：“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广韵》卷首）所谓“刘臻等八人”，指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所谓“萧、颜”，即指萧该与颜之推。陆法言乃陆爽之子，陆爽字开明，其陆氏